



观红旗渠有感(外一首)

◎杨启顺

林县山丘古来早，
当年几家未讨饭？
百姓翘首盼甘霖，
书记敢当定方案。
大胆借调一泓水，
粗手劈开九重山。
应民所盼民给力，

造就神话在人间。

致敬老书记

粗布旧衣中山装，
干旱山县挑大梁。
联系群众到田头，

了解实况爬山岗。
调水方案皆从实，
救灾计划不唯上。
百姓温饱初满足，
个人得失未思量。
红旗渠水潺潺唱，
青松伟岸人景仰！

三九破冰游 人生乐“三味”

◎侯德剑

20世纪70年代初，冬季进行美术创作是件苦差事。滴水成冰的三九天，画室里水盆会结冰冻笔，室内低温让学习班的学员们缩手缩脚，作品迟迟难完成。这时，体育活动热身便活跃在学习班里，人多时分组户外打、踢排球，人少便各显绝活儿，如花式毽子、倒立计时。逢上节假日赶画稿加夜班，关在自家老屋里静画，讨厌的冻疮就会悄悄地袭扰手脚。虽然知我痛痒的母亲赶结毛线手脚护套，但收效甚微。一天收到北京喜栋先生邮赠的《新体育》杂志，从中读到冬泳、冷水浴健身知识颇感兴趣，我想从冷水浴开始冬泳。

万事开头难，冬晨我先试着用冷水洗脸搓手，适应一段时间又试试冷水擦身。午后，我先在堂屋房梁土吊环上运动热身，接着躲进厨房关紧门窗，水盆紧靠煤炉再脱衣服冷水拍打搓湿全身。

自寻的冷刺激惊得我不由自主地跳足怪叫，溅得水花乱飞，炉火“突突”升烟。这忽来的响动引起灶旁草筐里下蛋母鸡的抗议！哦，为使它顺产，我只得“善解人意”地赶紧擦干擦全身离它而去。

又一个寒冬，我已胆敢赤身短裤，盆取天井水缸里的冰水猛浇全身啦！阵阵冷风吹竖我浑身的鸡皮疙瘩，而高声喊唱“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，排除万难，去争取胜利”的毛主席语录歌确有驱寒作用！那会儿，厚裹棉衣在墙角晒太阳的外公也为我喝彩：“好！你真有勇气，我看了倒怕，你能当兵去！”果然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坚持到三九天过后，我明显觉得血脉旺、气色好、回

暖快。痛痒之疮亦慢慢消失。不久，由我执笔创作的连环画《国际主义战士——罗盛教》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，并全国发行。激动之余，我受罗盛教冰洞救人精神鼓舞，决定迈向三九冬泳第一课。

我选在一个阳光星期六中午，约上同游小友，从市人民公园曲桥西河滩破冰下河。另俩小友负责运送衣物。当赤脚踩入河泥始觉寒气逼人，我先入水，快节奏地挥动手中的树棍，将冰面开出泳道，跟着跃出水面的鱼儿向深水无冰处勇游。游程中手脚逐现痛麻，背部犹如针刺，再向前呼吸感到急促，身体僵硬，紧张的我俩决定游向启秀桥西岸码头上岸。此刻，我对英雄罗盛教倍感崇敬！并感觉画他冰下反复救人难度的线条不应太流畅，采用颤线条刻画更为确切。首次身入冰河让我恶补了创作中的得失！当年南通市文化局何晴波局长知道后高兴地说：“年轻画家能有这种知难而进的拼搏精神，应登报宣传。”

1990年夏月，我参加市文化经济代表团赴新疆办展考察交流。其间，高原湖泊的纯清之美强烈吸引着我，其间，我抽空独游了小天池、博斯腾湖、喀纳斯湖。八月盛夏，融入高山雪水的湖水依然刺骨。它们寂静地考验着我的野胆和抗寒毅力，赐予我衷情投身大自然的生命洗礼。总结会上代表团长，南通市委副书记沈鹏千赞扬我：德剑采风见牛便画，见水勇游，联谊会上酒也能拼，灵的！

多年后，南通市冬泳队成立大会也选在了市人民公园曲桥水域举行。我瘦高的身影自信排列在

几十名队友中，仪式隆重热烈，发令枪响后大家先后跃入无冰的水中激游，河岸锣鼓喧天，围堵人群纵情欢呼，为男女老少泳者助威加劲，为这难得一见的南通冬泳盛况叫好，热闹气氛胜似过大年！登岸后，我冒寒被新闻记者采访，即兴言表人生“三味”：干一生锲而不舍的事业，交一群有情多趣的朋友，爱一项强身健体的运动。

21世纪开元初始，我创作完成中国画《泳池冬塑》后，即随我市冬泳队15名泳友乘班机飞往冰城哈尔滨，参加当地举办的“国际冬泳邀请赛”。上午冰封的松花江心，早已开凿出25米×10米的冰上泳池，气温零下37摄氏度，水温零上1摄氏度，严寒环境对南方泳者冷酷无情！凭着多年冬泳晨练的体能基础，队友们在徐强队长精心策划下充满必胜信心。高高飘扬在众多五彩队旗中的“南通市冬泳队”大旗风声猎猎，催人争先！随着开赛枪声连续振响，我队众友在冰池奋力争夺中，最终获得团体总分第二名，夺亚军杯！冠军队哈尔滨队、季军队俄罗斯队热情表示祝贺并与南通市冬泳队全体合影留念。这一年，我出行前创作的中国画《泳池冬塑》好事成双地在江苏省画展上获奖！

逝水流年日月如梭，退休十多年，寿龄已逾古稀。所好，我早有“三味”护身，生活状态充实。只是冬练三九的形式选在自居高楼，寒风浴、浴室冷水浴、阳台日光浴三结合晨练健身。这正是：三九天晨三浴，歌声吼阳光照，花草陪飞鸟赞，穿衣少胃口好，笔头勤步履健，广交友慎喝酒，逗幽默永开心，惜冷暖乐晚年！



紫琅
诗会



玉兰
一瓣

快雪时晴

◎杨谓



久动思静。

近年才真正懂得生活中很多事是可以不管不顾的，好比水面上的浮沫，不去动它，自己也会消失。

平静的日子像一缸加了矾的水，可以鉴己、可以鉴人，可以照见一切是非。

经历过“非常动”的心敏感而又超然，对“静”渴求迫切认识充分。

凡人，久静之后难免又复“思动”。即使自己不动，也希望周边的事物能有所变化，哪怕一个微不足道的“意外”，也会给他们带来短暂的庆幸、关注、感伤或回味。

12月15日深夜，有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，只说了“下雪了”三个字就挂了。然这三个字已足以让我分享到了他的欣喜。

第二天一早醒来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看雪。

记得小时候的冬天，下雪是很经常的事，虽不是“玉龙鳞甲舞，江海尽平填”，可也常常纷纷扬扬，如扯絮绵一般连下数日。近几年，下雪之于南通，竟成稀罕事。

雪霁日出。因久静而创作欲蛰伏已久的我，脑子里冒出“快雪时晴”四个字。

想刻印了。

“快雪时晴”四字出自1900年前书圣王羲之的名作《快雪时晴帖》。雪后天晴，书圣想起了朋友山阴张侯，于是提笔作一短笺：“羲之顿首，快雪时晴，佳想安善。未果为结，力不次。王羲之顿首。山阴张侯。”

这是一封因为没能给朋友帮上忙而向朋友打招呼，并表达心中歉意的信，然而笔致畅达爽利，有一泻千里之势，比之于书圣其他书帖，更显得阳刚、遒润，应该是书写时正值“快雪时晴”的缘故吧。

拿起刻刀，不假思索，也不作推敲，内心洋溢着欣喜，口鼻间似乎能明显感受到快雪时晴时空气的清冽馨香。

真心诚意的作品是不需要过多的装扮、雕琢与说明的，我自信这方貌不惊人的印会打动那些真正的识者。

刻罢印章，又在5张47cm×76cm规格的竹料手工毛边纸上书宋人潘阆《雪夜有感》、梅尧臣《次韵和王道损风雨戏寄》、邵雍《和商守西楼雪霁》、唐人杜荀鹤《喜从弟雪中远至有作》四诗。

一时心手双畅，自觉佳于从前。5纸连接组成一件小长卷，钤上刚刻的《快雪时晴》印，颇有几分古雅风流气质。

梅尧臣的诗写在最后一张纸上，诗的第一句是“小雪才过大雪前”，落款时兴致尚高，一时收不住，遂误书“冬至”为“小雪”，误“前五日”为“前四日”。添此小疵，或可助将来之记忆。

无意间得此一印一书，心生欢喜。

洗笔涤砚时不禁感慨：艺术的灵界从未关闭，只要有一颗爱心在，艺术的感官就在，美的艺术就会永在。